

逆风而行

■ 贾永

人的布防,看清了当下的战局,更坚定着必胜的信念。于绝境之中,布下亘古未有的军事妙局——四渡赤水。

一渡赤水,避敌锋芒,悄然潜行而出,跳出首轮围堵。冰冷的河水,托着简易的浮桥,托着数万红军的希望,目送他们前行。

二渡赤水,回师东进,出其不意反手一击,破局开路。看似回头折返,实则是向前突围;看似绕路而行,实则是出其不意。

三渡赤水,声东击西,虚实虚实迷惑敌军,牵着国民党大军满山游走。敌人重兵合围,我自行云流水;敌人急功近利,我自神出鬼没。

四渡赤水,迂回穿插,彻底跳出重重包围圈,冲破层层封锁,向着光明与生机大步前行。

一条赤水,四次飞渡,辗转往复,百转千回。没有平坦大道可走,没有顺风之势可借,没有天赐良机可等。只有迎面而来的狂风,只有浊浪排空的江水,只有绝境之中的坚守,只有矢志不渝的定力。

3万红军将士,凭着一腔热血与坚定信念,闯出了一条生路,在生死之地书写了战争传奇。

那条河,流过烽火岁月,流过生死关头,也流淌出深刻的人生哲理。

顺境之中,人易安于现状,易被潮流裹挟。安逸舒适,有时令人放松警惕,模糊初心。逆境当前,则更能激发潜能,淬炼意志,让人看清骨子里的坚韧,触摸心底的初心,坚定风雨不改的信念。风狂雨骤,方显舵手本色;浪急滩险,更知众志成城。

当年在赤水河畔逆风而行的先军,渡的从来不止一条冰冷的河,顶的也从来不止一场生死大风。他们渡的是人心,守的是初心,走的是民族复兴的前路,拼的是万家灯火的未来。

而今,山河锦绣,烟火寻常。我们仿佛不必再渡赤水,似乎不必再闯烽火险滩。可人生在世,谁的前行路上,没有一条看不见的“赤水河”?谁的平凡日子里,没有一阵迎面而来、阻碍脚步的“顶头风”?

这阵风,或许是世俗的浮躁喧嚣,或许是当下的迷茫困顿。这道河水,或许是绕不开的生活难处,或许是难跨越的人生坎坷,或许是困住脚步的焦虑犹豫。

贪图捷径、随波逐流,或许能得一时之便,然而终难行稳致远。真正能走远路、成大事、守本心的人,从来都是敢于逆风而行、勇于攻坚克难的奋斗者。

不追虚妄顺风,不恋一时安逸,不畏前路苦寒。心定了,脚下的路就直了;骨硬了,迎面的风就弱了;心存光亮,漫漫前路便永远明亮。

你要相信,所有逆风走过的路,每一步都值得,都会化作独属于自己的底气;所有扛住风浪的日子,每一段都值得,都会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沉淀;所有默默坚守的时光,每一刻都永恒,都会照亮往后的路途。

赤水河的波涛,永远吟唱着敢于胜利的英雄赞歌;时代的劲风,始终呼唤着砥砺前行、担当作为的壮志豪情。

人生一程,家国同梦。让我们在顺境中常怀忧患,保持警醒,乘势而为;在逆境中坚定信念,坚韧不拔,激流勇进,百折不挠。

步履坚定,便不畏江水湍急;心中有光,便不惧狂风骤起。

历经风雨洗礼,终能自成山河。这,便是逆风而行的辩证法。

感念

风雪呼啸。车窗外的世界一片混沌,两个黑影倏地从车边闪过。“有人!”我下意识惊呼。“是我们的护边员,他们在巡查。”同行的当地同志说。我看了下时间和实时气温:21点35分,车外零下25摄氏度。瞬间,一阵感动涌上我的心头,鼻子也酸酸的。

国无防不立,边无防不安。此前,我只在报纸、电视上看到过护边员,知道他们也是守护边境安全的力量。原以为,护边员的任务就是骑着马巡边、守水、护林,可以领略沿途的不同风情、欣赏大山的多姿风景。然而,只有走近漫长的边境线,才知道巡边路上,护边员们要付出多少艰辛、多少汗水。

冬日的边疆,气温经常是零下30多摄氏度,一夜大雪能把房门掩埋半截。即使这样,护边员也照常巡边。他们扛着铁锹、带着馕上路,平日1个小时的路程,这时要走3个多小时。有一年冬天,护边员付永强和妻子在巡边途中突遇大风雪,手机也没有了信号,他们一度与外界失联。两人躲到雪窝里避风,靠吃仅剩的一个馕、啃雪水硬撑,直到第三天,才被路过的牧民搭救。

夏天的日子也不好过。高温与蚊虫叮咬是巡边路上摆脱不了的困扰。人们说,这里的蚊子有“三不”:数不清、赶不跑、灭不尽。有时,一巴掌下去能拍死几十只。即便气温再高,外出巡边都要穿严实衣服。

在新疆的有些地区,边境线海拔超过4300米,空气稀薄,天气说变就变。

春天明媚的阳光洒在苏中平原,给这片从寒冬中苏醒的大地带来几分春意,也给杨根思烈士陵园镀上一层金色光泽。又是一年清明临近,我与几位老战友,走进这座青松翠柏环抱的陵园,拜谒我们老部队的英雄——杨根思。

这座陵园三面环水,静静将尘世喧嚣隔开,也将这方净土拱卫成一座精神的园地。阶梯式升高的建筑,在蓝天下划出庄重而肃穆的线条,宛如一级级通向精神高地的云梯,又似张开的羽翼。

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,我们走进了杨根思烈士纪念馆。首先映入眼帘的,是一座高耸而威严的英雄雕像。这尊汉白玉雕像,承载着家乡人民对英雄深切的缅怀与无限崇敬。英雄身着戎装,目光如炬。当我的目光与那炯炯眼神相遇的刹那,一股热流顿时涌上心头。我们肃立良久,向英雄致以庄严的军礼!

缓步进入纪念馆,陈列室的玻璃柜里,静静安放着一套褪色的军装、外表磨损的军用水壶、一本字迹漫漶的战斗日记……它们沉默无声,却比任何激昂的言辞更有力量。

望着“杨根思烈士碑”,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下碣隅里东南小高岭阵地。

精短小说

新中国成立那年,山从外边回到村里,再也没有离开。媒人给他介绍了不少姑娘,不是他摇头,就是人家不答应他提的条件。

返乡后,山被安排担任民兵连连长。训练间歇,青年们找他讲讲部队上的事。他想了想,抬头望了望远方,不知从何说起。

晚上躺下,翻来覆去睡不着,他脑子里又过起了电影。

上战场前,一个年龄稍大的兵悄悄问他:“山,你怕死吗,万一牺牲了怎么办?”

“我不怕,反正爹娘都不在了,我打死一个敌人够本,打死两个赚一个。你怕吗?”

“我更不怕,凭我这身手,三两个敌人根本靠不了我的身。”

“大民叔,你可不能有什么意外,家里还有我二爷爷和婶子等着你回去。”山禁不住叫出了口。

“什么大民叔,这是部队,喊王班长。”

“王班长,我错了,下次不喊叔了,喊王班长。”

战场上,哪有说得那么容易,敌人的

我为祖国守边防

■ 孙现富

护边员巴卡尼第一次到边境线巡边,高原反应让他头疼欲裂。走到界碑后,他用水泥修补好损坏的地方,又用油漆刷新、描红界碑。做完这些,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。

二

当地同志说,生活在国境线上的人们知道护边辛苦,却依旧十分热爱这份事业。

吉木乃县萨尔乌楞村距离界河不到100米,被称为“中哈边境第一村”。村子不大,远远望去,家家户户房顶上飘扬着五星红旗。在村主干道和村民家周边,一幅幅“我家住在界河边,祖国母亲在心间”“种田放牧护国土,世世代代守边关”等标语,格外醒目。

漫步在萨尔乌楞村,我被这里浓浓的爱国氛围感动着。当地同志告诉我,这里很多家庭都有护边员,不少护边员是父亲传给儿子、儿子传给孙子,甚至夫妻共同巡边。村子的西北角,有一片特殊的墓地,那里长眠着村里的45名第一代护边员。他们临终前的共同心愿,就是死后也要守护着祖国的边疆。那些标语中蕴含的精神早已融入村里每个人的血脉中。

在老护边员马合沙提·斯拉木的热情招呼下,我们走进他的家。小院温馨而整洁,正房门上面挂着一块牌匾,上面写着:一生只做一件事,我为祖国守边防。顿时,一股暖流在我全身激荡。我知道,这也是很多护边员的写照。他们坚守着一个承诺:为祖国守护好每一寸山河。

今年60多岁的马合沙提·斯拉木,是一名共产党员。那天,他刚从乌鲁木齐领奖回来,手捧着2021—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年度法治人物奖牌,一脸自豪。随后,他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,深情回忆起他们一家三代护边员的故事。

马合沙提·斯拉木的大伯和叔叔都是在剿匪战斗中牺牲的。1947年,他的父亲参加革命,复员后回到家乡,成为一名护边员,坚守岗位直至1999年病逝。随后,马合沙提·斯拉木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。直到去年,马合沙提·斯拉木才将守边“三件套”交给了儿子,完成了责任的传承。

我有些好奇,问:“这三件套有啥?”马合沙提·斯拉木笑着说:“是钳子、铁皮和油漆。”这些工具用品是巡边必不可少的,再沉再累都不能丢。钳子用来修补铁丝网、油漆用来描红界碑。他一并交给儿子的,还有厚厚一摞巡边日记。

虽说把接力棒交了,马合沙提·斯拉木的心还在边境线上,不时会去看一看。他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在村里“红色小讲堂”当义务讲解员。“村里利用地域优势,开展了边防‘红色游’,通过‘戎边家访’‘骑马巡边’,请老护边员讲红色故事、守边故事,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护边员的奉献精神。”村干部说。

起初,马合沙提·斯拉木认为护边是本职,没啥好宣传的。当得知讲好护边故事也是责任,他有了动力。为了服务好更多游客,他自学了俄语,有些介绍说得非常流利。见我们充满好奇,他随即用俄语现场展示:“中国是一个美丽而伟大的国家,它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”“中国每天都在进步,都在发生着很大变化”“我为我的祖国感到无比自豪,我爱中国”……

他的讲解自然而真诚,仿佛每一句话都是从内心流淌出来的。老人说,生活在边境线上的人更能感受到“祖国”二字的真正含义。说话间,他的眼里泛着泪花。

三

道别马合沙提·斯拉木一家时,

杨根思的目光

■ 王贤根

斗中,杨根思率领的第三排勇士们也一个个倒下了。

“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,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,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。”杨根思的铮铮话语犹如轰鸣般的雷声,又在战场上响起。他们多次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。

战斗至最后,杨根思让通信员背上一名重伤员下撤,重机枪手打完最后一梭子弹后也被杨根思命令撤出阵地。

杨根思一个人站在小高岭上。他拾起可用的枪支和一包炸药放在身旁,隐蔽起来,盯着敌人的动向。

敌人又一次猛烈地轰击小高岭,反扑步伐加快了。眼见敌人就要冲上小高岭,杨根思猛然立起,举枪射击。突然的袭击使敌人慌作一团。杨根思抱起炸

药,拉了导火索,冲向密集的敌人。猛地一声巨响,杨根思与敌人同归于尽,他的英魂永远留在了小高岭阵地上。

英雄衣冠冢前,我们久久肃立。冢内没有遗骸,只有从当年小高岭阵地上采回的泥土和几件杨根思生前的旧物。我俯下身,想从泥土的颗粒间,辨认出70多年前血与火的痕迹。面对英雄的墓碑,我和战友不由得念起杨根思的“三个不相信”,当年小高岭上惊天动地的炮声,仿佛又在耳畔响起。

太阳西斜,阶梯式的建筑在余晖中像是巨舰,沉稳地锚在这片英雄出生的土地上。巍然耸立的杨根思雕像,目光坚定如炬,眺望远方的山海,又仿佛注视着我们。他的期盼与重托,殷殷地注入一拨又一拨瞻仰者的心田。

自己的家。每年清明或大民叔的忌日,山总会独自对着大民叔的照片说几句话:大民叔,不,老班长,你在那边还好吧?爷爷走得很体面。虽然你和婶子没有留下一儿半女,可我们都是你们的亲儿孙。现在婶子和我们在一起生活,您的孙子、孙女经常回来看看奶奶,您就放心吧。您救了我一条命,我再怎么做,也报答不完您的恩情。

山和大民并不是近亲,只是按村里的辈分这样叫。回到村里,山给二爷爷和大民婶送去他从大民衣兜里发现的遗物。他跪了下来,对二爷爷和大民婶说:“爷爷、婶子,我今后就是爷爷的亲孙子、婶子的亲儿子,我一定会为你们养老送终!”

后来,邻村有个姑娘,见他待二爷爷和大民婶视如至亲,那份担当与忠义深深打动了她。她答应了山提出的条件——为二爷爷和大民婶养老送终,嫁给了山。

二爷爷去世前,拉着他的手说:“孩子,这些年苦了你了!有你在跟前,这么多年,就跟我儿大民在一个样……”

“爷爷,这都是应该的,我是替我大民叔尽孝。”

多年后,他们又把年迈的婶子接进

报 答

■ 王培静

子弹可不长眼睛。一次激烈的战斗中,片刻之间,好几个战友倒下了,再也没有起来。

休整了几天,部队又一次开上前线。敌人飞机投下的炸弹在他们面前爆炸。那一刻,山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敌机刚飞远,战友们都爬起来,查看身边的情况。

山是被战友从一个人的身子下面发现的,那个人被炸得血肉模糊。

明白过来的山,哭得撕心裂肺。那个用生命保护他的人,就是他的班长,是他喊大民叔的那个人。

大民从小习武,练就了一身的功夫。他到了部队,教战友们练习武术。他进步很快,半年后就担任了班长。他是和山以及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加入的队伍。



长 征

第 6680 期



北国早春(版画,中国美术馆藏)

力 群作